

老纽约、规训、失败的逃离 ——解读《纯真年代》所蕴含的时代主题

王 翔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外语与文化传播学院, 上海 201209)

摘 要: 美国女作家伊迪丝·华顿在小说《纯真年代》中深刻表达了老纽约规训之下“失败的逃离”的时代主题, 即面对环境的制约力量, 个人企图逃脱却注定失败。小说展现了 19 世纪 70 年代纽约上流社会强调规则和体面, 崇尚表象上的愉悦而残酷压制个人真实情感的虚伪特质。结合 19 世纪老纽约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现实, 解读小说所蕴含的规训、体面、逃离等时代主题, 剖析处于时代变迁中的贵族习俗规范与个人情感追求之间的对抗, 以及这种破坏性对抗所导致的徒劳的逃离悲剧。

关键词: 伊迪丝·华顿; 《纯真年代》; 老纽约; 规训; 体面; 失败的逃离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志码: B

Old New York, Discipline, Failed Escape: A Thema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Age of Innocence*

WANG Xi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Shangha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

Abstract: In her novel *The Age of Innocence*, Edith Wharton explores the theme of “failed escape” under discipline, i.e., individual’s attempt to escape, in confrontation with the confining powers of the environment, is doomed to failure. The novel reveals the hypocri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pper-class society of New York in the 1870s, which emphasized rules and decency, valuing superficial pleasantness while brutally suppressing the true affections of individuals. The themes of the times contained in the novel such as discipline, decency and escape are interpreted in light of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social reality of Old New York in the 19th century, with an insight into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aristocratic conventions and the emotional pursuit of the individuals in a changing time, as well as the tragedy of the futile escape as a result of such destructive confrontation.

Keywords: Edith Wharton; *The Age of Innocence*; Old New York; discipline; decency; failed escape

0 引言

伊迪丝·华顿是 20 世纪美国著名的心理现实主义女作家。发表于 1920 年的长篇小说《纯真年代》是华顿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曾获得普利策文学

奖。因其对纽约贵族生活全景式细致入微的描绘, 早期的评论家习惯将该小说视作一部优秀的“风俗小说”。20 世纪后期, 文学评论界从不同角度对该作品进行解构分析, 包括小说的叙事结构、语言、社会风俗、人物心理以及女性主义等层面, 对华顿文学

的内涵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挖掘。

纵观伊迪丝·华顿的文学生涯,“失败的逃离”这一主题几乎贯穿了其文学创作过程,主要表现为个人面对自然环境或社会习俗规范制约与真实情感之间的冲突对立,深陷感情和婚姻的困境竭力逃脱却难逃失败的结局。在《纯真年代》中,作者将主人公的逃离置于森严的社会规训之下,审视了处于崇尚“体面”的习俗规范与个人自由的矛盾冲突之下的人性困境,其悲剧性既有时代和社会因素,同时也与主人公自身的局限性息息相关。该主题与作者之前的作品一脉相承,且展现得更加犀利透彻,更具时代特征。

1 怅然若失的老纽约

老纽约是一个对前沿骚乱的生活极其淡漠的社会。它安于现状,能够在自身的历史之中找到权威,在传统之中发现生活的意义^[1]。19世纪的纽约,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新兴工商业者阶层中的一部分人逐渐积累了巨大财富,成为纽约的城市新贵,对其原有的阶级结构,尤其是对老纽约上流贵族社会形成了巨大冲击。“长久以来,老纽约保留着欧洲流传下来的社交传统,为避免其他阶层的干扰,他们为自己的社交圈设置了别具一格的社交壁垒,制定了完备的社交法则,构建了标准化和程序化的社交体制,从而向世人展示他们显赫的地位与声望。”^[2]

以老纽约为背景,《纯真年代》展现了一个“三角恋”式的失败的爱情故事。然而,在风流韵事的浮华之下涌动着一股暗流,这是极力捍卫规则和习俗的贵族势力与主张真实的个人情感表达,提倡变革的外部势力之间的对峙。小说中的矛盾冲突起因于男主人公纽兰·阿切尔对于梅·韦兰的表姐埃伦·奥兰斯卡的爱慕。埃伦刚刚从残暴而又放荡的丈夫身边逃脱,由欧洲抵达纽约。出于对家族名誉的关切,纽兰加入了她那群贵族亲属的行列,试图劝阻埃伦寻求离婚,以免其婚姻“丑闻”令家族蒙羞。然而,在与埃伦的接触过程中,纽兰无可自拔地爱上了这个孤独而倔强的不幸女人,态度发生了彻底改变,希望埃伦勇敢追求自由并嫁给他。无比讽刺的是,埃伦受纽兰之前规劝的影响,决定不能为了个人幸福而牺牲表妹梅以及整个家族的名誉和利益。而纽兰在整个上流社会心照不宣的审视和算计之下,最终

不得不放弃与埃伦私奔的计划,这段令人唏嘘的恋情戛然而止。

小说的创作时间恰逢一战结束后旧时代的格局解体之时,伊迪丝·华顿渐渐目睹了她所在的纽约贵族世界江河日下。这个世界在她看来,充满着禁锢力量和浮华虚伪的价值观,她曾不惜以苦涩的文字加以鞭挞。而此时,当老纽约上流社会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日益消逝,面对种种混乱现实,她不禁怅然若失,因为她与周围的人们依然相信战前的社会秩序是正确的或者基本正确,哪怕是错的,也可以被加以纠正^[3]。华顿似乎试图追溯过往“曾令她排斥的年代,从而再现了一种业已消逝的稳定,并与那段过去达成了和解”^[4]。然而,这种和解很大程度上是充满矛盾情绪的,因为这种“稳定”只能通过接受家族习俗规训来加以实现,其中不乏压抑人性的悲剧成分。对此,伊迪丝·华顿情不自禁地加以抒写和共情。

2 规训审视下的纯真与体面

福柯^[5]认为规训是指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既是权力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的技术,又是制造知识的手段,规范化是这种技术的核心特征。华顿笔下所展现的19世纪70年代的纽约社会重视规范和体面,习惯将集体美德与个人尊严甚至道德相提并论。作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所谓“纯真”意味着那些遵循着某种社会约定俗成的道德准则的人们的“纯洁性”。这种纯洁性强调在一个严格限定的社会阶层中,人际关系上的忠实和对家庭的忠诚度^[3]。对于商人,该准则对正直品质的推崇远甚于机会主义驱动下的暴富。尽管这种准则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有其积极的价值,但受其规范的社会习俗极大地制约了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些准则看似强调道德和稳定,其所内涵的虚假和不诚实丝毫不亚于其对个体人格和情感的禁锢作用和影响。其治下的社会崇尚表象上的愉悦祥和,拒绝任何令人不适的现实矛盾,谴责并惩罚那些试图离经叛道或意图改变传统模式的人们。因而受其统治的个人往往自觉珍惜所谓的“体面”,放弃对于个人自由和个性追求的主张,而这种对传统势力而言意味着变革的主张是不可接受的。Tuttleton^[6]指出:“华顿所指的纯真一部分是指性关系的合规和经济范畴上的正直,另

一方面更是指对于某些生命的阴暗经验的厌恶回避,一种对于她父辈所处的阶级特征鲜明的社会习俗的畏惧。”

小说的男主人公纽兰·阿切尔正是这种规训和体面之下所培育出的典范,拥有良好的家庭出身和体面的职业,恪守家族间各种既定默认的行为规范。作为一位风度翩翩的体面绅士,纽兰赢得了纽约社交圈的青睐,即将与德高望重的明戈特家族联姻。上流社会的仪式和习俗造就了纽兰的日常行为方式。它们所透露出的传承感和安全感,令他对所处的贵族社会怀有崇高的自豪感,自觉地加以维护。老纽约的平静稳定以及对外部新势力的排斥给予了他所需要的安逸,而这种排他性从某种程度上局限了他的情感体验和追求。

当时的纽约上层阶级极其强调形式和体面,并把那些统一的行为规范强加于每个社会成员。那些传统与习俗被严格地加以保护和执行,对个人行为和思维方式加以规训,使这些社会成员的自我意识产生了与这种集体人格面具的高度统一^[7]。根据上流社会的教义,个人不应为了自身的幸福而将不幸加诸他人。同时,个人必须为了集体利益而作出牺牲。这是社会所要求的道德责任,出于对礼仪规则的保护,却漠视可能破坏社会威权的生活实质,进而牺牲个人情感。

最初时的纽兰默认此等教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认为埃伦的公开露面有失体统。他支持家族的潜规则:“在家庭圈子内接纳奥兰斯卡伯爵夫人是一回事,把她带到公共场所,尤其是歌剧院这样的地方,则完全是另一回事”^[8]。因此,为了维护即将联姻的明戈特家族的体面和声望,纽兰为远道而来的埃伦充当了守护者的角色。纽兰生活的各方面都沿袭着既定的模式,遵循着社交生活圈的种种戒律。这种对于社会规训本能的服从性也为之后其逃离的失败埋下伏笔。

华顿将纽兰的未婚妻梅描写成一个宛若罗马神话中的狄安娜女神一般纯真、不谙世事、满怀憧憬的年轻姑娘。起初,纽兰将梅作为一个装饰品那样膜拜,将她视为“冰层下的灯光”^[8],象征着“和睦、稳定、友谊以及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坚定信念”^[8]。但同时,他也希望她跟上流社会的已婚女士一样深谙世故圆通、善于取悦他人的处世之道。他希望亲手将“纯真”的梅塑造成心目中的纽兰·阿切尔夫人。

这种如同在白纸上作画一般的成就感令他满足。纽兰对其未婚妻所预设的某种期望和限定规则承袭自他所身处的老纽约上流社会的行为规范。纽兰受其熏陶,自觉地加以维护,忽视那些具有破坏性的邪恶力量,混迹于注重各种符号象征意义的上流社会。

3 个体情感意识的唤醒

华顿赋予了纽兰特权阶层地位和财富,令他在社交圈以及在他家世显赫的未婚妻梅·韦兰的心目中拥有值得尊敬的地位。纽兰所拥有的一切正是华顿笔下众多角色所梦寐以求的,但他潜意识中与生俱来地不满足于自己的处境。在循规蹈矩的外表之下,纽兰的内心潜伏着一个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和自由人格精神的灵魂,令他暗自向往一种能肆意表达内心真实感情的生活方式;在他儒雅知性的人格面具背后隐藏着一种原始而真切的人性欲望。

对纽兰而言,梅·韦兰和埃伦·奥兰斯卡这两个女人象征着他世俗约束和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选择。前者是其未婚妻,而后者是其曾一度渴望据为情人的女人。梅的可爱令人钦慕,但她的谈吐却乏善可称。她并不乏情感,却缺少智慧和想象力。纽兰起初将梅想象为一个志同道合者,但很快发现梅的坦率与天真只不过是人为的产物。这种人造的虚伪纯洁令他无比困扰和厌恶。在他看来,梅已然被训练成上流社会所推崇的淑女典范,乏味而无趣。纽兰开始恐惧自己的婚姻变成“一种由一方的愚昧与另一方的虚伪捏合在一起的物质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乏味的联盟”^[8]。

与梅相比,埃伦·奥兰斯卡这一女主人公形象获得了作者最大程度的同情和支持,即使她是一个因私自离开丈夫而不被社交圈所欢迎的女人。与梅的那种安全而平庸的模式形成鲜明对比,埃伦显示了“日常经验之外种种动人的悲剧性”^[8]。不同于梅精致而刻板的风格,埃伦的着装和住所都别致而富有异国情调,散发着古老的浪漫情调。埃伦象征着个人自由和经验、本能和多样性,以及文化和性感等方面的丰富可能性。她这种能让人联想到非同寻常的生活可能性的神秘天赋对于一个致力于维护传统和规则,将假象视为现实的内向生长的社会而言是极其令人厌恶的^[3]。

纽兰所信奉的骑士精神使他逐渐将埃伦视为一

个受尽丈夫虐待的受害者。他认为:“女人应当是自由的——跟我们一样自由”^[8]。他帮助埃伦的冲动很快发展为爱慕,逐渐接受了埃伦的观点,相信个人比家族更重要,憧憬一个不受环境拘束的自由国度。纽兰这样一个看似拥有世俗眼光中一切“积极”属性的年轻男士,实际渴望追求的却是超乎他所现实拥有的一切。换言之,纽兰是典型的华顿式主人公,他看似在纸醉金迷、观念狭隘的上流社会中左右逢源,内心却埋藏着向往自由个性和真实情感表达的种子。而埃伦的出现恰恰激发了那颗种子的萌芽,唤醒了他潜意识中压抑着的激情和欲望。

华顿小说的重要特点在于主人公的意识觉醒和逃离愿望往往都与他们对爱情的意识息息相关,即逃离是以爱的名义出现的,抑或是以对爱的渴望为形式。因此,华顿以埃伦·奥兰斯卡这一人物形象为纽兰提供了逃离的机会。对纽兰而言,埃伦代表了一种知识和情感上的自由,以及脱离纽约上流社会狭隘束缚的可能性。他对她的爱与他渴望摆脱他所深陷其中的虚伪和诡计的个人意识密不可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华顿利用埃伦这一形象向纽兰伸出了一支橄榄枝,一把通往他所渴望的逃离和幸福之门的金钥匙。

4 被剥夺选择权后的徒劳叛逆

在华顿的笔下,纽兰似乎被刻画成一个拥有浪漫情怀,憧憬自由美好,却缺乏坚定意志和行动力,对爱情浅尝即止的玩味者:“他本质上是是个业余的艺术爱好者,玩味行将到来的快乐,常常会使他比快乐真的来到时感到更微妙的满足”^[8]。随着纽兰的自我意识不断被唤醒和强化,他内心对生活的苍白压抑感受与日俱增,但他的患得患失阻碍他叛离那些对于自由表达自我的限制。面对宗族部落强大的精神旨意,纽兰浪漫的骑士精神在现实世界难以施展。这种矛盾心理使他虽意识到周围的人们是多么令人不齿,极度渴望一份超越世俗的爱情和忠实于自我的激情,并且试图相信自己有能力超越传统束缚,却终究缺乏足够的勇气去抵抗那些亟需纠正的邪恶力量,无法拥有足够的勇气为实现自我而挣脱束缚^[9]。

纽兰关于与埃伦一起私奔的梦想本身就是他对自己性格的一种误判,就像他对梅和埃伦的认

识一样不成熟。梅的“纯真”是一种经过训练的足以“忽视那些令人不快的事物,而又不排除在被迫求时期利用佯装矜持达到目的的精明,也不排斥对干扰势力进行虚伪的放逐,排除异己时的共谋伎俩”^[3]。Schriber^[10]指出,梅对于她所掌握的特权的操纵是如此悄无声息,以至于即使是评论家们都几乎未察觉她的迂回狡诈。梅牢牢抓住女性特权,通过隐形的手段来实现一个最理想的结局——留住她的未婚夫,同时又避免就埃伦的问题与纽兰进行任何单独对抗。在梅的纯真表象之下隐藏着冷漠和心机,她几乎亲自策划了整个家族对埃伦的驱逐,以维护自己的幸福。梅是上流社会规训与体面的维护者和最大受益者。纽兰若要从个人道德困境挣扎出来,梅无疑是个“安全”而务实的选项。

于纽兰而言,埃伦的世界仿佛只在他的想象中真实存在。热情果敢的埃伦给纽兰的情感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新鲜体验,使他体会到真正的生活和真实的情感。而在梅的世界里,“真实的事情从来不说、不做,甚至也不想,而只是用一套随心所欲的符号来表示”^[8]。然而,当他回到梅的身边时,又不由感慨:“这儿才是真的,这儿才是现实,这儿才是属于他的生活”^[8]。可见,纽兰对于“真实”的定义模棱两可,具有矛盾性,导致他在真实情感和现实生活之间来回游移,直至最终妥协,认同“只要婚姻能维持双方责任的尊严,即使它是一种枯燥的责任,也无关紧要。失去了责任的尊严,婚姻就是一场丑恶欲望的斗争”^[8]。

纽兰的确曾试图遵循自己的意愿逃离这个世界,和埃伦一起离开。然而,华顿依然忠实于她一贯的创作精神,确保纽兰所处的社会现实永远不会成全他与埃伦的爱情,也绝不会允许他脱离自己所属的社会。为此,华顿强加了一系列强有力的现实境况,阻止纽兰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一种脱离他所厌恶的社会之外的生活。宗族社会的破坏性力量之强大远胜于他摆脱情感困境的能力。纽兰的出逃计划最终被一系列外部事件彻底粉碎,包括博福特家族的财务丑闻以及后来明戈特夫人的病情。在梅为埃伦举办的告别晚宴上,埃伦被纽约社交圈正式驱逐。这场宴会成为埃伦最终毅然离去的决定性事件,同时也揭示了上流社会的表面光鲜和虚伪。老纽约“部落”族群的全体成员和所有在场的社会名流均见证了这一“庄严”仪式。颇为讽刺的是,他们

中的绝大多数人都默认埃伦已沦为纽兰的情人,却彼此心照不宣,因为纽兰和埃伦对于他们所不遗余力坚守的正统美德和体面而言是令人不齿的。

华顿一手策划了这些徒劳无果的计划,将纽兰的内心想法与他的未婚妻完全对立起来,给他强加了种种无法逃避的社会情境。当他宣布即将远行的决定时,梅不失时机地宣布了自己怀孕的消息。以他的教养和道德责任感,他是断断无法不顾及世俗规训和家族期望,逃避对妻子的责任的。老纽约的道德教义最终战胜了个人意志和情感。他绝望地意识到他终将无法踏上逃离的旅程。正如埃伦所言,纽兰所憧憬的那个仅属于两个自由相爱的人的国度只不过是幻象。唯一存在的只有一个充满规则束缚,抑制真实情感的世界。华顿强加于纽兰的社会情境之特别意义在于这些外部影响一方面有力地提醒读者纽兰距离成功逃离是多么地接近,同时也揭露了纽兰所鄙视的那些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诡计。即使是一个无所不有的人,即使意识到老纽约“杀人于无形”的伎俩,也终将彻底被华顿笔下的“失败的逃离”所禁锢。

5 结 语

《纯真年代》本质上讲述的是关于主人公纽兰的一系列妄图逃离幽闭禁锢世界的失败尝试。小说的主要矛盾冲突围绕着个人意志与集体道德约束的紧张关系,这些紧张关系不断将纽兰从上流社会中抽离出来,而主流的社会环境却又将他一次次牢牢安置于这个他不断想要逃离的世界。恰如华顿式主人公一般,纽兰终究无法获得足够强大的精神力量来战胜这场集体意志和环境制约与个人追求之间的抗衡。虽然他所面对的主要困境似乎是他在梅和埃伦两位女性之间所必须做出的选择,但他最终意识到这种选择其实早已由他成长所在的上流社会为其做出了决定,而他自身亦无力挣脱这一决定的

束缚。

《纯真年代》以近乎传记式的手法将老纽约那个特定时代中的规训、体面和失败的逃离等主题通过细腻的笔触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通过描绘个体与传统之间的对抗,真实情感与婚姻之间相矛盾的两难困境,揭示了这种对抗和困境对于试图逃离的人物所进行的摧毁性的打击。华顿在小说中生动刻画了一种被剥夺选择权后的挫败失落感,以及内心对于身处藩篱无法逃脱的焦虑和痛楚。尽管略带怀旧气息,但如 Schriber^[10] 所言,《纯真年代》决非对旧时代的一首颂歌,而是对于一种以传统习俗取代对生活直接感悟的潜在倾向的批判。

参考文献:

- [1] 刘思雅. 浅析《纯真年代》中的老纽约形象[J]. 海外英语(下), 2022(2): 191-192.
- [2] 秦轩. 纽约的社会图景与城市转型焦虑: 地图视域下的《纯真年代》[J]. 外语研究, 2019, 36(2): 107-111.
- [3] LAWSON R H. Edith Wharton [M].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 1977.
- [4] FRYER J E. Purity and power in The Age of Innocence [M]//BLOOM H. Edith Wharton.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ings, 1986: 102
- [5]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 [6] TUTTLETON J W. Edith Wharton [M]//PIZER D. 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 Detroit: Gale Research Company, 1981: 433-50.
- [7] 罗琴. 解读《纯真年代》中纽兰·阿切尔的心理成长过程[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7(8): 120-121.
- [8] 伊迪丝·华顿. 纯真年代[M]. 赵兴国, 赵玲,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 [9] MILNE G. The sense of society: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novel of manners [M]. Rutherford: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 [10] SCHRIBER M S. Convention in the fiction of Edith Wharton [M]//BLOOM H. American fiction 1914 to 1945.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7: 25-35.